



頃道吳子西齋草堂見手錄書盈映繡閣過



田漢曰古今輓轡也光陰逆旅也人生百年鷓

鴒通易居諸坐忘志士所恃自來積學高脩者著

作所以等身也余友查子夏重天縱逸才晚嗜好古

於書無而不闕且少年失怙守先人之志澤啟迪後

人生年遊覽你得以山之助不獨挾策從軍將作
翰苑以顯其才暇時與姜西溟楊晚研惠研歙湯
西庄諸君遊心復丹黃簡冊手不停披其好學
你思蟲坊蠹蝨棄日事搜羅益廣見聞多所印
證年未遠志無計不憚磨煤累函墨豬勞

蘇亮免聚古今于一編貯光陰于寸楮名曰
聊以備志自青燈四庫以及風雨行役公餘之暇
取材于志乘拾穗于德相天地之奇正人物之靈
異山川之險夷仙傳之顯見手輯四卷日燭
千秋余則都門棘里素髮蕭蕭幾徧遊履不

道於城郭間流連光景消遣係閒其能向故紙堆中
較量日月於既在夏重之工禱又慕身夏重之清學吾
老矣實滋愧甚爰贅數語永矢勿諼

丙子秋仲 十六日海昌彭孫適書



敬業堂

聊以備忘卷一



黃道月字德卿合肥人也美姿態工文詞喜讀相如書與百家之言五言詩長句
絕似李青蓮少好擊劍江淮之俠無不從游且不惜百金購名馬挽強弓蓋其志
摘豔苑林揚戈溫隅絳旗雷鼓與昭銘鴻勒共耀當年矣萬歷丙戌計偕飲陳
通叅所汝南劉玄子後至見座上有美丈夫即欲把臂為歡問姓字各驚訝客
散陳獨留此兩人接祛連觴漸近談笑陳公喜曰二賢已列榜中各大笑醉去明
旦視榜僅隔一名由是與同榜潘元徵平湖王銘新秀水黃履常無錫安小范共
玄子為生死交元徵置酒招諸子道月同小范夜方至曰余非由五侯七貴家來
與安三來自滿井耳井水澹溢余樂之飲大醉即提巾脫項髮委地鏡人坐誦
所賦滿井詩若白雪清風與俱飄謫仙人也嘗與子春玄子小范遊西山岸憤

衣半臂紫袷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游人從之如雲即以烏擣游人為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嘗見楊司徒曰黃舍人偉幹雋流終當建勳萬里外不爾風節矯、表論朝宁匡衡劉向之儔非腹背毛毳故公卿見者莫不以是望之嘗謂玄子曰衷剽逢干之心略非仲毅之智理無蒙莊之達寧人乎今世文學北地信陽他無聞也吾黨豈弗肆咤天下今邊如奕非無奕秋無枰子耳枰者馬也子者兵也亡之即奕秋且袖手有之則戰者必也寧與角和乎一日曾司空楊司成談性命學楊司成問曰何謂朝聞道夕死可也曰道無生死生而非生死而非死虞澹驚顧玄子曰孰謂仲子雄於詞豪於技哉頃聞父訃仲子嘔血立毀別玄子燕市留詞曰燕雲斷兮雲飛黃鶴決兮羽稀江有蘭兮愁余虬蚶螺兮踟躕生有交兮死不離嗚呼此非屈靈均招魂息夫躬絕命詞與既塋其父號於墓而

敬業堂

仲子死仲子之哀又何烈乎孝弟自其天性然矣所著書若干篇行於世

鄭杲字義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員經史子集靡不通曉一日有省厭舉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留胡為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甘作濡首游及時不鞭策歲月為我讐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廉聞鑿問賀公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孱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為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之日年僅二十九新淦于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

謝祐字廷佐桐城人天姿雋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母躬紡織以拊之嘗收

牛田野間每讀書於牛背上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增廣學校生員祐願往母惜之為泣下祐慰母曰兒得為秀才不愈於牧牛乎遂補庠生勤於課業矢志諸書無不博覽工詩賦及駢儷之文正統丙辰登進士觀政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進士自祐始數歷中外官至山西右布政使成化丙戌年方五十六苦風疾具疏乞休歸家杜門養和不干世務奉觴壽母樂其天倫為人器宇軒豁脫略羈縻絕無町畦發言談笑一座盡傾好評論人物窮其底裏人多服其至當作文雅澹詩有唐人風致書簡得歐蘇體有宦游稿藏於家晚於祖基作室為佚老所鑿池養魚開圃時蔬周垣植以嘉樹客至則開宴堂中觴咏為歡或散步園池以為適後以壽終

方佑字廷輔桐城人天順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佑風裁凝峻孤厲而貞於

敬業堂

時咸呼為鐵面御史既按畿內捕盜錦衣官校素怙寵為奸莫敢禁者聞佑風喘喘歛衽繼按陝西刷卷擢姦剔穢貪污吏一無所容咸望風解印綬去繼又按蘇浙巡鹽一洗夙弊鹽利盡歸於公府於是恃勢漁獵者盡斲佑矣繼按廣西苗窺桂林城守告急佑悉居民尾軍士後令披甲執器出南門入東門旋轉者數週苗錯愕走佑因陳弭盜數事謫都憲一人藩臬長以下罰有差繼同中貴人視刑邊地廉得奇寃因與中貴人異同以聞會銜者柄用乘間為請遂出知攸縣佑至攸求民利害廢置所宜令出而民稱便四年陞桂林舊按地斷者陰置之也在桂林八閱月以病歸結屋萬松間足不及城市超然自得優游以終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間登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瑞正色立朝多所建白壬辰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上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辛丑進都給事

中京市亡賴競以奇貨靡費瑞劾其盡利罔上咸寘於法是時謀倖進者多以左道淫巧夤緣得美官有至太常卿者爵賞之濫極矣上詔吏部降四人黜六人下九人於獄時久旱殿明乃雨雪學士楊公守陳以詩紀之有聖主無私從直諫皇天有感兆時豐之句傳聞禁內甲辰京師地震乃上疏論斥權貴或勸其少沮瑞曰苟有利於國家禍患非所惜也

張澤桐城人大父傑累行善事鄉里德之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盡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澤生從夢中語名之曰澤字曰大被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人咸訝其識度非常為郡諸生有文譽從游者甚衆澤語之曰二三子欲為聖賢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為榮實惟六經之辱躄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

敬業堂

盛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其館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故事長吏不他攝澤以沅江攝武陵時洞寇肆掠率兵禦之佯却縱賊大掠翌日復却賊解陰使奇兵搃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既闕補巫山值歲饑興發捐俸為粥餉羸廷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陞衢州別駕逋賦者盈囹圄寬為期而出之咸感泣願輸時督府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澤獨收而縛之白其情願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澤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有曠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於衢守議避之澤曰不可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十石曰為爾歸餉毋擾一方寇相戒不入衢癸亥陞廣安知州一日而決淹獄五十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

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馬知闔閭立二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
年得米穀千餘斛為往來儲糶賑諸生貧者之婚葬銓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
廉吏張澤相國徐階聞其名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澤曰群吏競聽冢宰之
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及計吏為天下治行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去家萬
里兩僮自隨分巡普安當道雅重之事輒檄委至署七篆簿書旁午益勵精不
遑寢食尋改武定時屬夷興亂中丞檄澤率兵討之分兵為四哨約並濟自當
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後三哨不及援兵潰被執遂遇害三日賊歸
其屍面色如生事聞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廕一子入監

彭寶字惟善桐城縣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母性皆卞急每交怒寶踣階求
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卧寶跪限外旦啟門

敬業堂

見之曰問寶何為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筭楚父曰吾偶醉詈汝母汝何罪
引入就爐寶再拜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
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豈遂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乎寶跪受教退謂
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
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
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為營塚壙從妹李早寡守志以歿寶嘉其
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間
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塚往往露骸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
取雛鳩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窻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跳向
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

向防嗜慾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母苟簡母掩襲寶日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為標作慶五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道旁遺金顧而不攬子恒曰羨心未忘耶不攬則已安用顧為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座衣冠跪拜以為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嘗曰昭之惡寶不敢有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獨坐止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為義喪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相之遺愛也親持酒脯為奠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

敬業堂

祀不怠者十數歲寶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邑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敦風教太守羅公為言得不默仍表之曰彰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夜尤拭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之父母躬湯藥虔禱祠不愈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死當以衰經殮遂卒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夏恩桐城人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孺子慕持服如老成人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忘機為諸生酷貧博童子脩以自餉恩旅館侍寢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甫九歲父寒病瀕危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室剖左股一嚙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翌日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老趨視歎異聞於縣令胡公枋義

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說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曰孺子能孝性由天授未可
以中行槩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
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川張公遂署桐
諭倡明理學首表恩館穀之以風多士毅然繫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哀慟幾
絕明年春正月葬孔城之麥園墩構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真哀聞於野
二月間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干良久滅旦詢之於恩
無所見也季冬虎哮桐梓山恩不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
皆焦形容槁瘁服闋始奉主反室始生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
知其為父也驚問母曰溼入室者為誰既終喪游四方訪有道者下秣陵沂荆楚

敬業堂

汎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甌山張近溪羅渥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
不啻拱璧耿公督學陪京携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留邸與諸名士俱耿公
欲類奏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成子以辭名經歲不過家郡邑
大夫益重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於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文綺白金將疏
聞會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曰葬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

汪叡字仲魯號一員婺源人洪武甲子徵召至司禮官引見上舉書西伯戡黎
篇命釋之叡詳悉發明深愜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
司直丙寅春喘疾大作力疾請歸療病期秋再至可其請三月肱上御奉天
門勅中使傳宣召之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叡起對曰未知曰
昨嘗以老病故請暫還婺源期秋再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

光陰有限言歸有期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此病者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乎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于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耳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歡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以矢毋負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觀者填道莫不咨嗟詠歌以為千載一遇也

太祖嘗命儒臣修女誡諭朱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機事侍巾櫛若寵之

敬業堂

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太祖嘗謂唐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大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 又諭同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示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其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有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又謂同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茲以遺子孫俾知王業艱難也同對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甚上曰富貴易驕

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時命畫古孝行及起家戰伐歷世愁苦為圖以垂世訓

又諭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司馬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為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又諭同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

敬業堂

人則鰥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任宜秉公平以別賢否

又謂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莫善於唐虞三代可為萬世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又謂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具議之於是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禮初獻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

胡壽安字克仁徽州人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期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

關復宰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
每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捐
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
性清儉在官惟麤衣糲食如韋布士嘗卧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
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
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齋沐禱於神二日果大雨後圃種蘆菔
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飮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其子從新安
來省兩月烹二雞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
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澹
泊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

敬業堂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斂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
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為謠曰江上高樓鼓角
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
刑部獄定遠耆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
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時舉天下廉官數人斗南在其中
列其事於聖政記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為新興人所愛戴不異定
遠時居數年以衰老乞閑上疏薦子恂以自代上允之乃遣歸年七十而卒

鄭居貞徽州人豐頰美髯從父潛官闕中師貢師恭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
通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為時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論
死初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翮：紫鳳雖羽翮備五采徘徊

千仞翔餘音散江海于焉覽德輝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
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秦關外岐山諒非遙啄食良自愛終當
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文謂其叅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由為
憾歡然兩相得也平居共以忠義各相砥勉死之日從容赴市無一言及私
程平字德正績溪人幼失怙恃稟性溫厚恭恕言貌恂。與物無競鄉里稱之
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事罹法株累百餘人平亦波及焉御史廉
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免矣平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為平不幸為人
所誣而又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謫延安與
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憇道旁樹下仲杰曰德
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平自救不暇仲

敬業堂

杰還盛怒責償如數償之不與校逮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於梅百戶
明年仲杰卧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付之既卒梅調守
他郡仲杰死平備棺衾殮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耶平曰彼自虧
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朱
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篋又為梅百戶挈之他往中
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葬父於城東矣又出其所携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
庚申平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葬
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平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
千里尚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棄乎且德生既給其母必慚懼不
來即命孫通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如此子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

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偕寔往省父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泰乙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曰將如瘡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瘡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寔果冒瘡而殞年五十有一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庠生洪武乙丑貢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成延安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切上憐之持其章不下陰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上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

敬業堂

歎良久下令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取應天解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通所對稱旨親置第一除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聞武臨清壬申從之國時遼西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廬墓三年服闋復任已進長史悉心輔導王敬禮之事必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狡猾善邏偵得幸於王通每召而答戒之會靖難兵起潛遣人與王約通疏上封事數千言既登極紀綱以入賀留侍厯官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因乘間言及封事遂有詔械通至京死獄中家屬戍邊下績溪簿錄其家得楮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拈皮數張而已通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所著稿百餘卷悉毀於官績溪程姓最衆賴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父信以河間學生舉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襄

毅十餘歲隨襄毅公叅政蜀藩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諸朝英宗召試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龍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上首肯之且喜其拜起如老成人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翰長嗟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時大學士南陽李賢安成彭時學士嘉興呂原中允壽光劉珣咸當世碩儒皆就之講授李公尤愛之因妻以女踰冠舉進士中成化丙戌科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同修英宗實錄己丑同考禮部貢舉時刊布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資治通鑑綱目皆同校勘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石守信王審琦不預陳橋之謀韓通李筠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亡之類皆出其手書成遷左春坊左

敬業堂

諭德且以宋藝祖太宗授受大事也當時史臣不能詳記遂啟千古之疑乃取宋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紀以為正而考訂發揮之餘點陳涇胡一桂之謬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乙未春廷試進士克受卷官俄詔侍講經筵尋兼皇太子侍講未幾丁襄毅公憂服闋入朝丙午秋主考南京鄉試丁未孝廟踐阼叙進宮臣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克日講官時茂陵工將訖詔議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遷之制孝穆皇后神主當有奉享之禮太傅英國公張懋等上議以德祖比周之后祧太祖成祖同周之文武俱百世不遷宜奉祧懿祖一位別建祧廟奉藏歲暮則奉迎祧主禘祭於太祖之廟孝穆皇后比周之姜嫄及宋之章獻章懿二后皆別廟奉享宜於奉先殿旁近宮室改建別廟太保襄成侯李瑾等復上議以為宜於奉先殿憲宗神主几筵之右別

設幄殿以安神主勅內官監於宮中相度吉地候明年春營建別廟奏上皆從之
俱藁出其手弘治戊申同修憲宗實錄尋詔敏政率其屬侍上將視學時禮儀
簡略不稱詔議儀注敏政倡議預齋一日加帛一段樂設不作改分獻為奠從之初
開經筵詔侍講仍日侍文華殿講讀上初即位雅重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嘗
因講罷賜講官冠服敏政得金織緋袍一襲金帶冠履各一慰勞甚至徽州府
儒學訓導周成進治安脩覽詔看詳敏政摘其中多竊宋趙善瑯自警編元
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况以治
安為名而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鞅有見於孔門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石之故
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之言迂妄而非經久之
策詔以成狂妄置不問還其書時詔議從祀孔子廟庭諸賢上疏曰臣聞古聖

敬業堂

王之治天下皆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
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先師孔子功德及於
天下萬世其廟庭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者若戴勝身陷賊吏子為賊徒劉
向喜誦神仙方術謂黃金可成不驗下吏賈逵附會圖讖以致貴顯馬融為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
語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取老莊之言以為易註王肅女為司馬昭妻佐昭篡魏
杜預所注之左氏集傳其守襄陽則培剋以饋遺洛中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
譏己之人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能抱遺
經轉相傳授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

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矣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爾請默戴勝等八人禡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邢昺論語註疏謂申棖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重複無稽一至於此况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而孔子嘗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放雖嘗問禮諸家皆不載之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於字畫謔誤臣請於棖黨位號宜存其一寮瑗冉何放宜罷其祀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封爵列之從祀且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之傳道配享坐於堂上而回之父無繇參之父皙伋之父鯉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永年伯程珣嘗不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顯顯實接道統之傳獻

敬業堂

靖公朱松嘗不附秦檜和議而其子熹實集道學之大成今宜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皙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及程珣朱松配享啟聖王叔梁紇俾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先是臺臣論奏請進賢退奸且各有所指敏政之名在所進中由是素忌者有逐之之意矣俄御史魏璋以曖昧之言之詔致仕有勸其自辨者敏政答書謂歐陽公朱文公當時各遭讒謗時歐公在執政故力可辨文公在庶寮故不可辨恐反遭鍛鍊故耳况上有老母下有弱子耶既歸讀書休寧南山中若將終其身焉已復召還命教廢吉士於翰林院尋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兼脩玉牒會有以揚時議從祀者上疏曰臣竊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時之造養深遠踐履純固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

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關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蔡京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借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廢其新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且若朱若張皆淵源於龜山者咸在備食之列獨其師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今以龜山躋於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

敬業堂

學校一體從祀從之尋丁內艱十一年服闋入朝未至轉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後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會典副總裁仍掌詹事府事侍東宮講讀己未春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昺劾其鬻題賣士下詔獄敏政疏請致仕且引咎自責乞釋昺以全諫臣既而獄上亦以諫官一時風聞無迹可指而同列林廷玉再疏劾之敏政曰有識者皆知昺為妄吾所以不深辨者願存大體爾今言之不置是豈得已乃請與廷辨廷玉昺語塞坐罪敏政致仕未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敏政秀眉長顙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為一代宗匠天稟既高而又上泝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攷合朱陸二家始之所以異而終之所以同名曰道一編其造詣槩可見矣侍經筵久每進講篇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上每欣然聽納喜接士大夫不以貴自倨不以才自負升

其堂者屢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遭多言至於逮繫言動如平日未嘗有幾微不平所著有篁墩稿續稿三稿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一卷編類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檣杙若干卷道一編六卷瀛賢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卷修定程氏統宗譜四十卷陪郭支補三卷程氏貽範集四十卷附注真文忠公心經三卷大學有重定本子堦以襄毅公功官錦衣衛千戶

方瓘字時素婺源人生有異質既長厭科舉學慨然有向道之志聞湛元明講學南都往從之湛與語奇甚授以宗旨令為國子諸生向導瓘潛心晝夜不避寒暑湛喜曰吾道不孤矣及湛北上瓘不憚險阻徒步遠從之歸以所學策勉同志親喪哀毀踰禮有再從兄弟異居既久貧不能存瓘慨然曰昆從莫

敬業堂

非一體奈何使失所乎與之合巽遠來從學有不給者輒贍之坐是屢致窘乏無怨悔湛歸廣城瓘遠造請返而同行友王子敦罹瘴死舟中例不載屍乃秘不發同屍寢數日至韶始發之時韶守為瓘故人遂得賻殮舉歸尋復與洪垣卒業東廣湛建二妙樓居之曰吾道之託在是矣督學胡植按郡聘入試不舉遂絕意仕進卒年四十五平生無意著作其正學存稿乃門人所錄緒餘督學舉入鄉賢祠表之曰正學云

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父嘗攜之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

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蓋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為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為先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其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詣既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時以為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為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己丑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

敬業堂

謝顯字惟仁初門人生而沉慧異凡兒稍長苦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顯應之曰治生孰若治心志益勵弱冠卓為人師嚴毅方正不徇時好聞人有謔浪語輒不憚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邃於易嘗自誦曰欲作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湛元明講學南都顯性質焉屢問而屢不答顯茫然自失覺其始之所學猶外也退乃於靜坐中求之久而有得元明器之歸構神交館與謝芋及六邑之士方瓘等日相究竟芋學力行真確而元明屬望顯與芋益篤顯曰人一念差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為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幫貼倚靠有立脚處皆格言也所養於是為至年四十九卒所著有聖諭演易說并文集諸書督學耿定向廉之從祀鄉賢祠評之曰跡其所至已在善信之間究其所志不底於聖人不已也

唐臯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第一人授修撰與修武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未幾卒於官臯名理宿學每為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改數語伸筆直書較前稿不襲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魁梧修體負大略由進士宰益都餘姚擢監察御史行邊遇警報即先衝往禦按湖浙皆有能聲倭寇犯浙更數閩帥屢挫是時宗憲當入闈柄文校士辭不入乃往平賊戰於平望王岡涇等處屢奏奇功上嘉之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皆上親擢賊渠首王直徐海最雄傑宗憲謀直以弋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復購陳東餘黨蹴徐海於沈家庄與官兵夾而盡殲焉倭寇悉平東南賴以寧息加尚書少保所賚賜甚厚蔭子松奇錦衣衛千戶宗憲做儻濶達奮身

敬業堂

先士卒臨事有成畫初議受徐海款衆以為非計謗議朋興毅然行之及海至中外戒嚴諸閩帥失色宗憲以手摩海項顛諭之如擾羊豕人服其氣量宗憲性坦夷疎脫不自檢飭以人言兩逮至京上念其功釋之尋卒於京師所著有三巡奏疏督撫奏議平倭奏議籌海圖編行於世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兒時讀書知大義即厭薄時習喜墳索韜鈴左史間擬作多奇語補郡博士弟子學益進聘於吳將婚而女瘵或語且勿逆婦正色謂奈何生而死之令無所歸卒逆婦尋歿嘉靖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時年二十三夏文愍當國慕其才欲處之中祕諷所善一見謝不往遷義烏令廉儉平恕大得民和嘗宵夢練衣人懇簾下旦里正白婦自經者詰曰夫非貌寢而衣練者耶廉之竟抵法境以為神他異政類此進戶部主事改職

方歷武選郎咸舉其職時歷下李攀龍東吳王世貞為文章倡和諸名士皆
守曹郎相與修西京大曆業則無不傾重道昆其文日閱博力追古作者海內
知與不知咸稱慕之出守襄陽政多德惠人以比羊祜山濤會海寇躡閩浙忌
者以其優文絀武推閩副憲備兵福寧欲以困之至則討軍實修戰守具悍卒
以康癸譟脅開府者馳入軍數責之衆憚服不敢動戡首事以徇令始肅壬戌
倭據閩橫嶼為巢沿海城堡相繼陷興化府城亦陷全閩大震將軍戚繼光將
浙步兵八千赴援戚有良將才道昆一見與深相結運籌決策先後蕩掃賊巢
收復郡縣城堡斬三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算倭自是不敢復向閩幕府
上功狀首列凡四受白金文綺超擢按察使特勅盡護八閩軍旋晉右僉都開府
閩距為守僅三匝期當是時道昆功名盛一時即忌者亦心折其文武略無以難

敬業堂

也海寇劇賊次第芟除勞來剗夷閩始大定以人言請告隆慶庚午起撫治鄖陽
旋晉副都撫楚鄖楚之治不異閩進兵部右侍郎閱視薊遼酌額餉裁浮費歲
省二十萬有奇萬歷癸酉轉左侍郎籌畫鑿實效其議輔兵疏尤切至計時
江陵柄國雖同年友意不相下遂請終養歸奉父母數年盡色養親喪哀毀
踰禮撫弟道貫竭友愛考績任子推與弟病痿卧起與俱出游必昇從孝友
碩德鄉里服之為文高擅一世與王弇州並稱人推當代文章第一晚號函
翁所著有太函集副墨若干卷行於世卒年六十有九論者謂其文章高
古功烈炳烺節概表於立朝淳德孚於鄉黨蓋實錄云

程廷策字汝揚歙縣人始卅角補博士弟子時中貴為上祈年於白嶽策率
諸生長揖不拜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策抗言上英王烏有以魚朝恩掌國

子事且若奉命視工非視學也卒避席罷講以此知名郡中登嘉靖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時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詳上發帑餉二十八萬有奇命策主運次甕城驛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為營環營為塹衛士瑟縮偶語杖之百以徇行間卒保完餉還報會神樂觀失倉糧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人策精於握算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因以其狀白尚書諸太常得免出為辰州守入境則興學校贍生徒勸農桑舉鄉約簡駟澮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應郡故患虎為文檄於神募力士捕之患頓息在郡三年百廢具舉學宮祠解麗譙城郭無不繕治而民不知勞未幾疏請致仕歸時年尚未艾也當道遞推轂之堅卧不起郡縣賓鄉飲率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卒之日一市童卧病呻吟見一皂衣奉簡書迎

敬業堂

使君儀衛甚都方啁唱誼詳又一皂衣者至大呼曰使君駕矣眾甫寂然而其家哭聲起矣童乃甦

許國字維楨號穎陽歙縣人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報至而父已卒踰年母亦卒痛兩尊人幼而不及食其報哀毀甚服除卒業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移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繪示之為賦碧雞篇意頗自負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鍵闕真搜逖覽究心經濟之學行為詞章閱深典麗館閣稱詩文兼擅所長者罕儷焉歷隆慶萬曆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晉少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予誥蔭念父母厝淺土未葬疏辭誥蔭而請卹願歸襄窆窆之事詔予祭葬命其仲子代行踰年會典成晉吏部尚書居政府九年代

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北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閱工應制賜蟒玉銀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國感激知遇孽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請辨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榷楠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升儲之議起上於元旦召見閣臣於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已乘間請於上有詔明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譴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上不悅遣中使詰閣臣奈何與即署小臣比國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上重違其志予告給傳以歸：携二三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

敬業堂

席相飲餐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公請豫教而始一色喜猶鯁：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國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豁若谷靡所不涵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為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特削贖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願否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雍當遷者數矣而不及或怪問故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江東之宇長信別號念所欲縣人萬歷丁丑進士為人魁梧倜儻初任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劾：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

閻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閻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歡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益橫無忌乃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東之益感激息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東之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亦笑曰為死御史鳴冤王曰死御史者誰曰即公王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談之猶有生氣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字溪不知馬氏已妊四月矣月足妊生即用永貞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

德粹名色 細信行

敬業堂

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為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名珣者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為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為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是我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為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

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父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
木忽東墜祠墓亦保無恙人以為誠孝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
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性警悟少從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倫亦
自雄其才銳意遠圖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邑
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倫雖囊橐屢空卧不帖席見父
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治
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
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即與其妻昇出之後數人不能舉時以為孝感世父
無子倫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

敬業堂

業儒者曰洽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窒矣應事不任
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術壞天理虧矣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
於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為格言鄉氓延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
可數十金詣門引罪憫其誤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徽輸木京師衆推倫總
其事或導以私倫曰因人信己而逞其詐可乎或沮而退嘗賈於蘇郡守類給
商錢數千緡有乘衆不知而易其半者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君利可
矣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祲縣發粟賑饑里胥緣為奸有涕泣而空
返者即抗聲為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族有司索之甚
嚴倫適長於里代釋之後以金來謝却之曰吾所以為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
望報耶鄉曲不相能爭性質之倫如身當其憂雖損己廢時不恤也人益恩

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終

唐仲實名桂芳以字行號白雲歛縣人穎悟絕人元末隱居授徒不復仕進高皇帝駐蹕郡中延訪者舊守臣鄧愈以名聞與姚璉鄭桓俱召對稱旨首陳不嗜殺人上嘉納賜尊酒束帛因力陳百姓失業築城之苦上曰築城以衛民何反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居無何起攝紫陽書院山長人文多所振起其為文以氣為主辭嚴理正生平專尚行誼嘗嫁兄之孤女賑窮卹匱所著有武夷小稿白雲集略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子文虎文鳳文奎並以文學稱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歛人善真草隸書法郡守辟教紫陽書院尋以薦授興國令以賢著徵於朝文皇簡名流為趙漢藩官屬擢趙王紀善以禮義導翼數有諫諍後調洛陽丞乞身歸年八十六卒於家子儀與祖元父仲實

敬業堂

俱以文學擅名時號小三蘇為詩文豐縟閱深六書亦精妙可喜所著有梧崗集

吳際可字交甫號艾齋歛人未冠補郡庠弟子員郡守何東序奇之時延入署與之講議藝隆慶庚午舉於鄉年二十二會試不第挾策山中昕夕誦讀不輟聚書萬卷人咸服其博雅數奇屢屈就官得合州學正訓士有方督學使及直指交薦文學第一擢司理温州明於聽斷尤兢持之以恕里豪殺人重餌病廢者使自承抵獄久具際可訊殺者狀詰之曰若手擎足躡甘以廢軀狗人死廢豈任操械殺人乎法不能直死者冤而視無罪就死恐故鬼之枉未伸而重陷新鬼也廢囚悟輸實乞餘生豪卒伏法一郡頌神君其他疑獄得情類是會母年八十乃陳情所部乞終養得請歸養母終家無餘蓄蕭然敝廬所

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由國子生登乙丑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太祖嘉其賢能特擢工部侍郎有大興作多不召尚書而召達議十九年四月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赴京輸作每月如期名曰輪班匠復議量地遠近為班次且署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為令諸匠便之上以達在公勤慎特詔有司復其家二十年正月上謂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有賴功莫大焉夫食菜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蠶之始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為

敬業堂

修理以副朕懷二十二年陞工部尚書達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奏徙建於欽天山之陽以是月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勳碩德比侔者列像於庭袞冕輝煌上甚嘉之二十三年五月詔各衙門掌印官更署改達為兵部尚書賜之勅誥未幾復以達為工部尚書十月因各處弓箭歲造不便奏准令工匠輪班赴京歲造二十四年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襴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二十五年致仕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為翰林編脩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晉定曲靖烏撒

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
六部一品免尚書許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
兼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
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
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穀食迪唾之益
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
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
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
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徐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
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

